



# 正说海瑞

## 大明王朝的一柄利器

一个倾力反贪官清廉到不近人情的政治实干家  
嘉靖帝被他骂后却说『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  
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国之柱石

赵瑜◎著

可以傲霜雪的模范官僚  
伸张正义有作为的神探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得到提升，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金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赵瑜◎著

# 正说海瑞

## 大明王朝的一柄利器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说海瑞:大明王朝的一柄利器 / 赵瑜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04-5949-8

I. ①正… II. ①赵… III. ①海瑞 (1514-158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6464 号

---

## 正说海瑞：大明王朝的一柄利器

---

作 者:赵 瑜

责任编辑:余守斌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nwpcd@sina.com](mailto:nwpcd@sina.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600 千字 印 张:26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949-8

定 价:5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秀女入宫，后宫有隙 | 1   |
| 第二章 | 宫帷有变，海瑞救人 | 22  |
| 第三章 | 严嵩当国，海瑞落第 | 37  |
| 第四章 | 初入仕途，南平教谕 | 51  |
| 第五章 | 京城心游，继盛上书 | 71  |
| 第六章 | 徐阶推荐，上任淳安 | 90  |
| 第七章 | 重修黄册，再造青天 | 113 |
| 第八章 | 案中藏案，再赴省城 | 133 |
| 第九章 | 通倭如谜，翠翘如歌 | 160 |
| 第十章 | 倭寇无间，善恶无常 | 184 |

|      |           |     |
|------|-----------|-----|
| 第十一章 | 惩胡公子，拒鄢懋卿 | 203 |
| 第十二章 | 倭寇大破，海瑞待罪 | 222 |
| 第十三章 | 知府上书，海瑞洗罪 | 251 |
| 第十四章 | 上任兴国，复遇倭寇 | 274 |
| 第十五章 | 深入大案，世蕃伏诛 | 294 |
| 第十六章 | 嘉靖病重，海瑞进京 | 312 |
| 第十七章 | 难上青天，红莲教起 | 328 |
| 第十八章 | 继光平叛，海瑞断案 | 346 |
| 第十九章 | 主事南巡，揭开谜底 | 363 |
| 第二十章 | 直言死谏，天下第一 | 386 |

## 第一章

# 秀女入宫，后宫有隙

“小将小将，爬起来去瞅瞅又贴了啥文章。”

七月的京城热得要命，前门东街的顺城胡同像一排切开的西瓜一样，露出红红的胭脂脸蛋。这里就是正德皇帝经常光顾的水粉巷，里面有四十七家烟花楼。其中有三家朱红阁楼是正德帝题写的匾牌。

巷子口的左首是司礼监临时供货的百货街，棉布、丝织、麻布，食品、瓜果、糖堆，草药、茶叶……因为过于杂乱，太监们把这里叫作大栅栏。右首三百米有一个很高的砖木结构的酒楼，名字叫大正有德。

说话的河南人是一群乞丐中的首领，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大将，所有手下的小乞丐均叫小将。他在一棵龙槐树的荫凉下躺着，破烂的衣服给他的夏天带来凉爽。他不远处是一个公告台，重叠的告示被风吹走了一部分，新张贴的告示吸引了不少的过路人观看。

两个乞丐从人群中跑回来，说：“大将，大将，有好机会了，是通州招兵了，是北面俺答攻打朝廷，告示上说那些蒙古人饿了，没有东西吃，

就来抢我们的东西吃。已经抢走好多了，现在招收兵马就是要把他们打跑……”

旁边的一个乞丐声音很小，说：“招兵的人是什么顺天巡抚王忬，我们要不要参加……”

这是嘉靖二十一年的夏天。夏至刚过不久。

这一日，风和日丽。气象官预测，夏天的晴朗将给这一年带来旱灾。其实，也不用预测，被干旱逼迫离家的河南、河北流民不时有混入京城的，成了乞丐帮的一员。街上的乞丐越来越多，那一个又一个口音迥异的乞丐像是一道又一道加急快递，向京城预告了全国各地的灾情正在蔓延。因为大明朝开国皇帝作过乞丐，所以，从开国起，大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各级衙门和酒楼旅店，一律都要善待乞丐。这在刑罚严苛贪污深重的明朝，多少是一件温暖而人道的事情。

午时两刻。

大街上突然撒满了锦衣卫队，原来有二十台官轿从南城门进入。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围观的老乞丐说：得，得，又是一批熬寡的女孩子。轿子编着号码，直奔向前门东街的严府。

前门东街是朝廷一品大员集中的住宅区。严嵩的府第在最东边的十五棵柳树边上，严家为了表明是书香传家，大院靠墙的柳树上均挂着红红的灯笼，上面有严世蕃亲题的“庆安”“福祉”等字样。大门口挂着两个绣着莲花的灯笼，则分别题着两个大大的“御赐”字样。灯光照耀着严府下面的四字匾牌：忠勤敏达。严嵩用青词换来的当今圣上嘉靖帝的亲笔题词显示出严家在朝官中正在上升的情状。

秀女轿子进入严府的时候，严世蕃正在院子里坐着让宫廷画师画像。阳光照耀着严世蕃白胖的身子。两个新纳的小妾浓艳地站在严世蕃身边，刚叫一句老爷，就被严世蕃踹了一脚，一只眼的眼白翻出来，说：“昨天

教的宫廷话呢，要说宫廷话。”

只见那个发髻缠绕着珠钗银簪的妖娆女子半弯腰，手揣在腰间，学着宫廷腔调学了一句：“老——爷，你哪里痒啊？”

严世蕃的眉头一皱：“你说什么？小十九。”

严世蕃现在有二十五个小妾，他最宠爱的就是这个操吴依软语的小十九。大概是从小受父亲爱听昆曲的影响，严世蕃特别喜欢听吴依软语。但最近，他听说鄢懋卿的几个福建籍小妾在家里一句一句地学说宫廷话。严世蕃也忽然心血来潮，他也想让自己喜欢的小十九和二十五也学说宫廷话。

想不到，昨天是寻欢时随口教了小十九一句，她今天却当着画师的面说出来了。严世蕃心里有些后怕，暗暗庆幸没有教她说更隐私下流的话。

画师把颜色调好了，正要画严世蕃的眼睛，下人突然来报，说：陕西的二十个秀女的轿子已经进了院子。

严世蕃看了一眼画布上的自己，模样很周正，眼睛虽然没有被画出来，但轮廓神武，很高兴地招了一下手，指了指旁边的一个锦盒，便跟随下人去了前院。负责选秀女的礼部侍郎赵文华去了严嵩的前院献殷勤去了，只剩下他的一个随从在那里前后指挥轿夫的次序。

秀女是坐马车快跑进京的，抵京城南门官驿后才换乘了宫廷轿子。有不少女子晕车得厉害，被托下车来的时候吐得一塌糊涂。

严世蕃一张脸一张脸地检查，有一个女孩子一口吐到了严世蕃脸上。

严世蕃恼羞成怒，一巴掌打过去。被旁边的管家接住，那管家用袖子帮着严世蕃擦脸，小声说：“爷，这些女孩子打不得。”

严世蕃看了一眼那个吓得缩成一团的女孩说：“就是她了，留下来。其他的给皇上送去。”

赵文华从前院回来了，他看到了严世蕃的狼狈模样，哈哈地笑将起来。

严世蕃一边作揖一边说：“大哥回来了。”

赵文华也还了一揖说：“干爹身体大安，我放下心来，贤弟有功劳，有功劳。”

严世蕃凑上去说：“那夏言和司礼监李芳昨天争执起来了，真是快事一桩。”

赵文华说：“夏阁老的上一篇养生疏在各大酒肆贴出来后，传到圣上耳朵里，圣上大怒。”

严世蕃说：“看来，我也要撰写一篇养生词来唱合一下夏阁老，免得他孤单。”

两个人又是一阵欢笑。然后，赵文华率二十顶轿子离去。

照旧例，被严世蕃挑选后的那漏缺由通州府预备的秀女补上。

把秀女送到司礼监，赵文华从随从递过来的备用女官文牒里挑出一个叫李小雅的年仅十四岁的女孩子补上，那个女孩子的注明上写着两个字：善舞。

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照着文牒谱系清点了名字，在赵文华出具的文书上加盖了司礼监大印。算是结束了交接手续。然后兴冲冲地上轿，往皇宫新落成的无梁殿奔去。

无梁殿里的小太监们正来回紧张地搬运刚刚从景德镇运来的上元三十六乐瓷瓮，一身道士装扮的陶仲文正踩着地板上天干地支的符号选择瓷瓮的位置。

那瓷器是水晶釉的青花瓷，无梁殿静坐的嘉靖帝戴着陶仲文编的珍珠花冠，静静地听一个长须清瘦的道士念丹药的方子：“雄黄十两，末之。锡三两，铛中合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坩埚中火之，其坩埚中安药了，以盖合之，密固，入风炉吹之，令坩埚同火色。寒之，开，其色似金。”

嘉靖帝看着手里的三粒黄金丸，面露喜悦，说：“蓝神仙与朕有功劳，赏。”

当值太监黄锦立即执笔记录。

嘉靖想了一下，摆摆手，说：“就赏蓝神仙与朕一起吃斋。”

陶仲文和李芳一起进入大殿，双双跪倒高呼万岁。

嘉靖帝借着黄锦端上来的一碗水，吞咽下一粒黄金丹，反复在那里回味，眼睛没有看跪倒在地上的陶仲文和李芳，说：“陶卿家何事？”

陶仲文说：“万岁爷洪福。三十六个共鸣瓷瓮由景德镇三千里运抵京城竟然丝毫无损，这是自我朝开国以来没有的事情。正德皇帝的十二周期瓷瓶一下烧了四次，运了四次，才拼凑成功。还有，微臣刚刚摆放好了三十六只瓷瓮，摆放精确，微臣已经听到仙乐的律动，只等陛下敲响五音。”

嘉靖帝从锦鸡垫上下来，赤着双脚，在木质地板上来回地走，一股凉意从脚心传至心头，忽然觉得高兴，哈哈笑了几声，看了看呆立在一旁的太监们，忽然跳了几下，哈哈哈哈……

李芳趁着嘉靖帝开心，尖着嗓子唱腔一样念白道：“恭喜主子万岁爷，陕西米脂二十个单传女子已经由赵文华赵大人送到宫里。”

嘉靖帝抬了一下手，李芳便已经领会，顿首说：“奴才这就去按照陶侍郎的丹方给这二十个秀女净身。”说完躬身退去。

嘉靖帝问陶仲文：“陶卿家也和朕一起吃斋吧。”

陶仲文跪拜谢恩。

嘉靖帝的斋饭是下午四时补餐，陶仲文为了培养嘉靖帝的仙风道骨，特地排出一日三餐和三补，三餐多食素。三补多壮阳刚。而下午四时的雄黄粥嘉靖帝称为斋。因这顿粥简单至极至，以雄黄丹为主的一碗八宝粥，小份额，大口吃八口，小口吃可食十六口，只能吃双数，可以补气血，给养阳气。

嘉靖帝给蓝道行和陶仲文赐座，吃的时候，黄锦在一旁侍候着，数数字。六口的时候，嘉靖帝问陶仲文：“陶卿家的雄黄入口有香气。”

陶仲文放下粥碗，回复嘉靖帝：“这是恩师蓝神仙的指点。葛洪仙人曾经在《抱朴子·内篇》第十一卷《仙药》中有一段讲述炼丹术中处理或

者食用雄黄的六种方法：或以蒸煮之；或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微臣之前均采用松脂和之为丹直接服用，但恩师说，雄黄性如干柴，需要油脂释之。现在陛下所食用的雄黄丹乃是葛洪仙人所说的第六种方法，用了珠粉、玄胴肠及松脂和雄黄丹共同炼制而成，这样的熔合使得雄黄丹颜色洁白，有了雪山莲花一样的晶莹，可以清静心气，安服神思。”

蓝神仙以手拂须，微颌首，附和着陶仲文，说道：“道士刚刚计算了天时，陛下可于后日午时以青词祭天。”

夜色刚入严府，灯笼就亮起来。

严嵩正在前厅喂一只鸽子，严世蕃进来。先进入里面的佛堂拜见了母亲，又出来看父亲手里的字条。严嵩把字条递给严世蕃说：“陈洪刚从宫里传来消息，皇上这两天身体情状良好，要祭天，你抓紧时间写青词一阙吧。”

尚衣监太监陈洪正在看换了衣服的秀女，他独独地看上了那个年纪最小的米脂女孩杨莲香。他心里盘算着，如何把这个女孩子弄到手里。就挑选了一身最不合适的衣服给她。穿上以后，果然显得难看了一些，心满意足地让小太监带走了。

负责培训这帮秀女礼仪的是刚刚被皇帝贬斥的王宁嫔，唱戏出身，嘉靖临幸她的时候被她婉转妩媚的声音吸引，嘉靖突发奇想，带着她到陶仲文设好的祷礼那里作侍读，念诵各部大员呈上的青词。只是好景不长，嘉靖帝又喜欢上了曹氏端妃，于是王宁嫔失宠。两个在皇宫里各自为了保全自己的女人受了身边宫女的教唆，争执起来。当然，端妃轻易地就把王宁嫔逐出了后宫，好在王宁嫔怀了龙胎。嘉靖帝觉得欢喜，把她从冷宫接回无梁殿旁边的侧房内，依旧侍读青词。但是，王宁嫔却不小心流产。没有办法，她诬陷曹端妃在她的饮食中作了手脚，导致胎儿流产。嘉靖帝万分恼火，他正宠爱着端妃，整日厮守着，见王宁嫔如此，只好一纸将她贬到

尚衣监作缝衣宫女。

王宁嫔除了缝补旧衣或者新衣，有时候也要作新来的宫女的礼仪师傅。王宁嫔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她被皇帝宠幸过，所以没有太监敢再要她作对食。在嘉靖时，如果过了十七岁还不被皇帝宠幸的宫女一般都会被司礼监分送到尚衣监、尚膳监、御用监等太监扎堆的地方作事，一则是减少太监的劳动强度，二则是为了给太监们配对。在宫廷里，作了太监的老婆，即为对食。而王宁嫔则无人敢碰，从一个被皇帝宠爱的嫔妃到一个被太监斥骂的宫女，王宁嫔心里埋了太多的怨恨。她找不到出口，夜夜失眠，问太医院作工的一个姐妹要了两味草药，在夜里煎时被当值太监陈洪发现，罚了当月的赏钱。

杨金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她侍候过王宁嫔，她在宫里当差十年了，因为性子耿直，喜欢助人而人缘颇好。宫女们有了困难找她，也因为她在各宫之间均有认识的太监和宫女，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偷些药品用品之类。

她帮王宁嫔在太医院里弄了成药丸，并给王宁嫔作了一个暖肚，因为王宁嫔小产后身体虚弱，失眠也和身子虚有关系。杨金英比王宁嫔还大几岁，这样温暖的相待让王宁嫔抱着她，直喊姐姐。

两姐妹被皇宫里的这些没有人性的规矩挤到了一个被窝里，直说到半夜也没有说完贴己的话。

杨金英对王宁嫔说：“妹妹明天作礼仪辅导的时候，要好好地辅导那个小个子的杨莲香，她是我一个叔叔家的女儿，也是因为听说我在宫里享荣华跑过来的，这个小妮子从小就善良，我想她能有个好归宿。我看到陈洪那厮已经在打她的主意了，你看能不能好好调理她仪容端礼，让她比其他人好看，这样恐怕陈洪也不得不让她进宫去。”

王宁嫔问：“这个妹妹几岁了？”

杨金英说：“十三岁。”

王宁嫔说：“你知道皇上这一次北直隶包含河北一共选了多少秀女吗？”

杨金英说：“听总管太监说是有一千二百名。”

王宁嫔说：“可不是，听说运到京城只剩不到八百名，那些人要么被卖了，要么被奸污死了。”

杨金英说：“我听说京城不少烟花楼也有被出卖的秀女。”

王宁嫔说：“听说是年纪大了，皇上不要的，被严嵩拿去了换了钱财。”

杨金英有些疑问：“皇帝以往要秀女都是要十四岁以上的，可是这一次听说最小的只有八岁，皇帝又不养女儿，干吗要这么小的秀女啊。”

王宁嫔把声音放小，趴在杨金英耳边说：“具体也不太清楚，我听说是陶道士给皇上献了一个仙方，要皇上吃我们身体里的初红。说是可以长生。”

杨金英瞪大了眼睛，有些不信：“啊……”

无梁殿里，陶仲文往文火炉里加了把盐，火苗稍稍长大了一些，阳城罐里的粉末有了青烟冒出来。陶仲文立即跪倒在地上：“吾皇万岁，青烟上升为吉，请用鼻息吸入，此烟可以平夏燥。”

嘉靖帝正在对着夏言的青词生气，听到陶仲文的话音：连忙光着脚跑出来，他看到青烟如丝一样飞翔，贪婪地走到炉子前，吸气，吸气，吸完了，对陶仲文说：“陶卿家，有些草粪味道。”

陶仲文连忙起来也凑近闻一下，说：“陛下，那是罐子泥的味道，上次封了口，泥没有干净。粉是无味的，臣现在要往里面加入血露，制药了。”

嘉靖帝一脚把凑上来要他穿鞋的黄锦踢倒在地板上，又一次跑到那阳城罐里看。

陶仲文说：“陛下，第一次用了八个幼女的经血，量稍大，加了晨露和蜂蜜，颜色偏红。如制成丹丸则为黑色。”

嘉靖帝没有说话，坐回到锦鸡垫上，他生气地对黄锦说：“速去传夏言来，朕要他在朕面前好好写青词。”

黄锦跑出殿门，交待了侍候皇上烛火的小太监，要他跑去夏府通知夏言。

夏言在和严嵩下棋，他知道严嵩不敢吃他的棋子，一步一步均故作笨拙，他要试探严嵩敢不敢吃他的棋子。严嵩也知道夏言在故意逗自己，但偏偏

装作没有看到，每每输掉。

夏言说：“我猜皇帝快要来派人骂我了。”

严嵩附和说：“夏首辅家里养了好多鸽子，卑职看到了。”

夏言说：“我的鸽子都让一个独眼恶少宰了吃肉了。”

严嵩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说：“阁老万万不可惊吓下官，回去我就让小儿东楼把鸽子都杀了送过来。”

夏言拍了一下严嵩，哈哈笑了：“我也只是和你玩笑，你却当真了，哈哈哈，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严嵩刚刚坐好，司礼监小太监携圣上口头旨意来到，作揖后，说道：“夏言给朕听好了，夏言轻浮，朕知民生多艰，奈何天气枯旱，明日午时朕祭祀祈雨。令你重写青词，并侍朕祭祀。”

夏言和严嵩起身谢过小太监。

夏言有些得意，问严嵩：“如何，果不出我所料。”

严嵩忽然说：“夏公如果在青词的起始用‘青烟盘龙，飞来好雨’作头会好。”

夏言愣了一下，细细咀嚼严嵩的八个字，问：“严兄何解？”

严嵩说：“皇上想呼风唤雨。”

夏言遂跟着小太监入宫。

轿子从侧门过尚衣监，陈洪正在听江苏来的秀女唱折子戏，陈洪跟着学，但学得不好看，惹得唱戏的秀女唱不下去了，笑了起来。陈洪却也不恼怒，沉醉在自己蹙脚的声音里。

领着夏言进宫的小太监叫作大耳朵，大概之前跟过陈洪，见到陈洪连忙作揖行礼。

陈洪转过身来，像个孩子一样拍大耳朵的肚子：“大耳朵，一年不见出息了，肚子也大起来了，怎么样，宝贝赎回来了吗？”

大耳朵脸都红了，大概是有些害臊，但又不敢不回答，说：“回陈公公，

小的蒙您和黄公公的保佑，小的已经找回了宝贝。”

陈洪嘿嘿地笑，说：“那我就知道了，你回去把黄锦的那个《长恨歌》戏谱给我偷出来，我给你留一个称心的对食，如何？”

大耳朵连忙哆嗦着向后退了两步，说：“陈公公是要奴婢的命了，那可是黄公公的枕下物，陈公公万万不可开这个玩笑。”

陈洪站直了身子，正了语气说：“万岁爷在无梁殿正等着夏阁老呢，速去吧。”说完，又把兰花指挑起来，学昆曲去了。

陶仲文在无梁殿里测试天气，用盐煮一把青草，一边看青草在沸水里上下跳跃一边向嘉靖帝汇报明天的风的方向，月亮会不会出来，星星是密还是疏。

嘉靖帝并不专心听，他光着脚在大殿里来回地走。边走边看严嵩递上来的青词，一只手里还抓着一把青豆，每读一句便吃养生豆一粒。那是陶仲文用了大豆粉加盐和珍珠粉制成的养生豆，本来是给端妃吃的，结果嘉靖帝觉得好吃，就弄了一罐子，像个孩子一样，数着数字吃，每天要吃七十二粒。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年纪。他经常告诉陶仲文，朕要到七十二岁的时候退位。

有一粒豆呛到了他，嘉靖帝咳嗽几声之后，发现自己的鼻子流血了，身体出血，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嘉靖帝自小胆子就小，敏感脆弱，每有小疾就大呼小叫。

他看了一眼殿外大堂，大声地喊陶仲文。

天气干燥，而嘉靖帝又久坐室内吃丹药，身体内阴阳不调，上火了。

陶仲文趴在嘉靖帝耳边低语道：万岁爷该释放身体里的一种仙药了。

嘉靖帝一听便会意，让黄锦收拾无梁殿内长寿宫，传端妃前来服侍。

黄锦跑过来扑通跪倒，一身衣裳罩着尚衣监洗衣房小太监穿的染布袍，模样滑稽可笑。

嘉靖仰着头斜睨着黄锦，大概觉得近身的这个黄锦有些不对，转过头来，

哈哈地笑了。

原来黄锦一身的黄颜色，身上传来一股印度香的味道。

嘉靖帝说：“你想逗朕乐吗？”

黄锦抬起头来回话：“启禀主子万岁爷，奴婢从昨天晚上干到现在，一直给端妃娘娘剥橘子呢，刚刚弄好。奴婢想让端妃用橘子水洗个澡，今天晚上侍候主子，好给明天祭天讨个吉利。”

嘉靖说：“好一个黄锦，办得好，速传橘子水洗过的端妃来一趟，朕要她给朕读青词。”

黄锦得到了嘉靖帝的表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吃了蜂蜜一样，一溜小跑去了。

而等到夏言的轿子赶到无梁殿的时候，嘉靖帝刚刚和端妃宽衣上床。

夏言被陶仲文和黄锦截了下来。黄锦看了一下夏言的一头大汗，连忙让小太监大耳朵给夏阁老拿了一块冰。

夏言却并不领情，理也不理黄锦，直接问陶仲文，口气恶劣，说：“陶老道，你到底是不是修道之人，道家养生讲究清静玄修，你却让皇帝吃内火上升的丹药，然后秀女轮番上来包围圣上，你到底修的是哪门子道啊。”

陶仲文含笑不语。

黄锦再次上前说：“夏阁老，你先回府写青词吧，陛下让您来也不过是想当面看你写青词，现在陛下在清修，您先回避吧。”

夏言把手里的一册《论语》扔在了香火桌上，扑灭了兩盞烛火。夏言一屁股坐在了黄锦平时跪地陪侍皇帝的一个小垫子上，说：“既然圣上召我前来，那我就等圣上出来。”

陶仲文和黄锦均知道夏言为人骄傲，不敢指责他，陶仲文亲自将两盏烛火又点着了，口中念念有词。

他越念声音越大，夏言听出其中的几句来：“……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兼者之

所好也……”

夏言是阳明学派，尊理学而抑其他。他听出陶仲文念出《道德经》的片断，心里倒安静了许多。他坐在那里看着那桌子上的烛火明灭轮转，像一个人的命运，被风吹来吹去。大概伤怀了，长叹一声。

他的叹息引来陶仲文的好奇，插话问道：“阁老何来伤心事？”

夏言说：“圣上聪明透顶，个性独立，为何偏偏信黄老之道？”

陶仲文：“夏阁老此言差矣，圣上只取合乎天地自然法则而信，大明朝以儒学治国，如果万岁不信儒学，何来这么多举子研习四书五经？”

夏言被陶仲文的话堵塞住了，一时无语。他忽然想到嘉靖七年离世的王阳明，觉得自己挺没有出息的，虽然从内心里仰慕王阳明所推行的“诚意正心、知行合一”说，可是他自己却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合一，他虽然骨子里有很多傲气，但对嘉靖帝，他很是佩服他的智慧以及专断，每每面对嘉靖帝，他都会由衷地谦卑，平时在其他阁员和官员面前的那种孤傲和自信瞬间消失。

他在内心里散步了一会儿，突然打定了主意，他要在这个上午把当今圣上像一块冰一样融化掉，用自己满腔的热血。

夏言在那个垫子上数自己的心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太快了，像兔子奔跑在田野里一样，他甚至有些晕眩，他听到嘉靖帝在内房里大声叫喊的声音，声音很大。

夏言捂住胸口想，这真让人难堪。

嘉靖帝出来的时候怀里抱了一把橘子，对着黄锦说：“站在那里不准动，张开嘴巴，让朕试试能不能扔进去。”

黄锦便站在那里不动，张开嘴巴，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担心。

嘉靖帝便哈哈地笑。他只是捉弄下黄锦。看到黄锦老实地站在那里，就上前把手里的橘子装到了黄锦怀里，算是赏赐了。